

一段难忘的经历

□王树平

退休生活悠闲。一天，我驱车前往市郊北漫游，很快便来到了沙朗镇。半个世纪前，我曾经在这儿参加过助征工作，驻扎于隆盛卡碉堡。如今，碉堡没有了，很多田块、河涌不见了，简陋的茅寮被拔地而起的一座座楼房、工厂所代替，宽阔平整的道路、水泥钢筋桥梁取代了昔日的田基、独木桥。田野上作物生长欣欣向荣，并呈现出现代化生产的气派。旧貌哪里还看得见，只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历史片断的记忆和难忘的岁月。

中山是省重点粮产区之一。由于粮食地位的重要性，1952年，全县查田定产工作配合土改复查工作进行，贯彻稳定公粮负担政策。粮食太重要了，全县解放没有多少天（1949年11月），县即成立了支前指挥部，在各区以借粮的形式筹粮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；筹粮是支前指挥部的主要任务。后来，土改工作干部边开展土改工作，边抓征收公粮，并动员区乡干部、教师、学生、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助征。当时，我在十二区（沙溪）圣狮小学当校长，因此有机会参加这项工作，时间是1952年1月至2月。严寒的季节并没有影响大家工作的高涨热情，许多同志心底只有一个愿望：要为建设新中国多出一份力。

当时，我们同土改工作干部一起，驻扎在隆盛卡碉堡里，生活、工作条件都很艰苦。那时的沙田地区，难有像样的道路，走路得踩田基，晴天还好，雨天就特别难受，常常要冒着寒风冷雨，光着脚板走泥丸，人们称之为走“和尚头”。“和尚头”被雨水打湿了，滑溜溜的，我们这些来自民田区的小知识分子，简直举步艰难。一不小心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便整体着地，立刻变成个泥人，冰冻的泥水直刺心窝。我摔过跤，土改工作干部关心我，后来雨天出门，常常有人陪同，扶着我走“和尚头”。一次，我本来已小心翼翼，拉住同伴的手才敢移动身躯，一步一个脚印前进，力求步伐稳健，没想到，一抖动，整个人失了控，霎时，像孩儿坐滑梯那样，滑落涌里，把同伴也拉了下水，我俩都活像个“落汤鸡”。工夫不负有心人，最后我还是学会了走“和尚头”路：把脚趾张开，嵌入泥巴中，再跨步前行，这样就平稳了。

沙朗是水网河涌地带，过河要有桥，而这些桥大多是独木桥，有的只用粗一点的大竹横跨两岸，连扶手栏杆也没有。起初，过桥时提心吊胆，总在桥上扭秧歌，但我们也得天天经受磨练，练多了，掌握了要领，胆子也大了，再不用害怕过桥了，而且可以小跑自如，活像个体操健儿，挺有趣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白天深入田间和各家各户，晚上回到碉堡，继续新一轮苦战。碉堡没有窗户，只有枪眼，夜幕降临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凭借煤油灯或蜡烛的微弱光线工作，还要加倍小心防火。没有办公桌椅，我们就席地而坐，图纸、账簿等资料铺满一地。夜深了，收拾地面上的资料，用稻草铺地，“办公桌”于是成了“床铺”。这样的“金针蒸鸡”睡觉法倒也舒服，一觉醒来，大家精神抖擞，又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。

我们挨家逐户发动群众，计算和核实查田定产计征任务的数据，把通知书发到各家各户，技术性工作是大量的。所使用的工具也很简陋，没有软皮卷尺，就用长长的竹杆丈量土地，靠算盘和纸笔算账。我们不但要抓繁琐的技术工作，而且要向群众进行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山生产发展不平衡，粮食较紧缺，粮食市场为私商所操纵，奸商乘机抢购粮食，肆意抬价压价，投机活动猖獗。人民政府必须掌握粮食，控制市场，保证军需民食。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，共产党员、土改干部一方面向群众做宣传工作；一方面身体力行，使群众认识到，人民政府是爱人民、关心群众疾苦的。一次，有个农民的儿子患病，加上衣服穿得破烂、单薄，全身不停地发抖，一看便知这是个家境困难的农民的儿子。土改队的一位共产党员见状，二话不说，即脱下身上的衣服，披在病人身上，宁可自己受冷，也要把温暖送给他人。另一位共产党员则把供给制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送给这位农民兄弟（那

时的土改干部是没有工资的)。后来，这个农民逢人便说：“土改队好，共产党好，同我们是一家人”。党群、干群的亲情，融汇成一股暖流，这股暖流很快从这一家传遍家家户户。由于我们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对粮食的征收政策，贯彻稳定公粮负担政策，把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，政府的征粮工作顺利进行，依靠群众，保住了大局。

嘟！嘟！汽车的喇叭声响起，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，然而我却在继续思考：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社会进步了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。人们的工作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……一切都在变，我们的思想也要随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常新，但是，有一点是不能变的，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这是解放初期那一段艰苦经历给我的深刻启示，也是中共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对我们的谆谆教导。

这一历史片断，年代有点久远了，它却一直作为永恒的珍藏，收进了我的记忆里。

（选自《中山党史》2003 年第 1 期）

中山党史